

诗海真善美

——中国古诗的智慧流云

殷明耀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诗海真善美

——
中国古诗的智慧流云

殷明耀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海真善美:中国古诗的智慧流云/殷明耀著. 2版.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7

ISBN 7-81041-462-3

I. 诗… II. 殷…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7400 号

责任编辑 纪庆芳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47 千字

ISBN 7-81041-462-3/I·143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本书作者殷明耀同志是河南大学政治教育系毕业生,在我任河南大学校长最后两年间,他在校长办公室担任副主任。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厚道,工作踏实,办事比较干练,肯于学习,思维敏捷,文字表达能力也不错,但我并不了解他在做学问上所下的功夫。当我读完他这本《诗海真善美——中国古诗的智慧流云》书稿时,我不但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and 了解,而且因他的勤奋和在本书中所表现出的见识感到由衷的欣慰。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哲理诗是不作为一类存在的。正如本书作者所说:“诗是主情的艺术,即使再深刻的哲理也必须通过诗情的中介表达出来,哲学的意识以一种潜在性的维度存在于艺术状态之中,于意境、意象之中产生象征和暗示的可能,进而强化诗的直觉性内容,达到一种理性的深刻。这样,诗完全是在形象的描写中自然地撒落下缤纷的哲理花雨,是诗人的激情和思想撞击后迸射出的绚丽光芒。”由此可知,虽然没有单纯的哲理诗,但在浩瀚的诗歌中,偏重于哲理的诗歌却是存在的。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哲学教学工作,有着扎实的理论素养,同时,由于他对文学的喜爱,也培养了他较深厚的文学修养,所以他在进行哲学教学与研究的同时,一直致力于探讨古代诗中偏重于抒写哲理的诗歌。从本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日积月累,在这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在深刻理解原有诗意的基础上,进行哲理的思索和探究,以诗谈哲理,以哲理谈诗,是诗化的哲学,又是哲学的诗化。

殷明耀同志谈诗又谈哲学,并致力于挖掘诗中所蕴涵的真善美,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18世纪以来,艺术在西方即被纳入美学的大视野之中。

具体而言,人的思维活动、意志活动、感性活动分别被规划为知、意、情,并分别和三大学科——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相对应。真、善、美问题因此被相应地界定为:知——逻辑学——真,意——伦理学——善,情——美学——美。艺术一直被视为典型的感性活动从而被划入美学范畴,因而,艺术的最高价值就是追求美,而对真、善却是忽视的。

优秀的中国古典诗歌,就其真善美来说是统一的,但中国文人在评价诗歌的内容主旨时,并不把诗歌作为审美之道,而将之视为向善之道。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直接追求功利性的“善”,一是通过“真”或“美”的诉求而达到“善”。“善”一直是中国诗歌的最高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从来都是中国诗人身体力行、追慕不已的集体行为,并最终成为古代文人的集体无意识。

因此,孔子非常肯定地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大序》明确要求文学应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才华,移风俗”;韩愈则直接呼吁“文以载道”。甚至至于近代,梁启超依然倡导文学应该充分发挥“开民智”的作用。由此可知,“善”从来都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人的最终目的,所不同的只是“善”的内容有所改变。基于这样的原因,通过古诗的吟诵和欣赏帮助自己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来都是每一个古典文学作品的读者不言自明的潜在心理需求;对于文学作品中“善”的因素的挖掘和阐释也一直是历代学者和读者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殷明耀同志的这本《诗海真善美——中国古诗的智慧流云》就显出了卓尔不凡的存在价值。通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作者感受到了登高望远的世界观意义;通过“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作者体会到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通过“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作者感悟到了时间的特性……很显然,从阅读接受学的角度来说,殷明耀同志对于中国普通读者耳熟能详的著名诗句的阐释具有较高的认识意义,但其诗歌阐释的实践意义却又不仅局限于此。我个人认为,殷明耀同志对于古典诗歌中的哲理所进行的系统发掘的意义在于,他通过这样的形式,尝试了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即有意识地校正长期以来古典诗歌阅读和欣赏中的对于“善”的过于重视,而与诗歌中的“真”失之交臂的倾向。正是出于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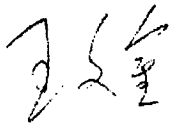
学术自觉,殷明耀同志在繁杂的工作之余,对于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系统而有深度的分析,站在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于古典诗歌中的哲理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在众口传诵的经典诗句中,他另辟蹊径,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展示了古诗的另外一番“真”的魅力,让诗歌潜在的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而填补了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和阐释中的一个空白点。

阅读这本书,我们会感受到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纵横自如的比较方法。

如前所述,殷明耀同志长期从事哲学教学工作,有着扎实的理论素养,因此,他在阅读和阐释古诗之时,能见前人所未见,言前人所未言。许多观点往往出人意外,但细加品味,却又在情理之中。读“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大多数读者感受到的是西湖的宜人景色,他却在这里发现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读“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别人也许会感受到的是阳春时节的勃勃生机,他却体味到了“实践出真知”的哲理。作者别具慧眼,且终能成一家之言,的确显示了作者良好的思辨能力。可以说作者是用自己的智慧分析古诗的智慧,用自己的绵密的思路在对古诗进行剥茧抽丝式的分析,因此,他往往能通过古诗的草蛇灰线,牵引出其中深刻独到的哲理。

无疑,该书之重点在于挖掘古诗中的智慧,展示古诗中哲理,但“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谈的虽是哲理,作者却能进入古诗的具体语境,灵活运用古诗所营造的意象以建立自己的意象,从而使得全书的文字充满灵性,可称由“善”见“美”,由“美”入“真”,以此之故,读是书往往给人余香满口之感。本书有“美”存焉,有“真”存焉!

愿作者在“美”和“真”的道路上能走得更为坚实!



2006年2月16日

目 录

序	王文金 (1)
导论:用诗美的旋律进行哲学思考	(1)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谈登高望远的世界观意义	(21)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谈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27)
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谈物质世界的运动是有规律的	(31)
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 ——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38)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	(42)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谈时间的特性	(46)
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 ——谈普遍联系	(54)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谈事物是发展的	(59)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谈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64)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谈抓主要矛盾	(69)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谈量变引起质变	(73)
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谈否定之否定	(76)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谈人才与新生事物	(79)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谈全面地看问题	(85)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谈全面认识问题的复杂性	(91)
濠梁庄惠谩相争,未必人情知物情	
——谈相对主义	(96)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谈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	(101)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谈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108)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谈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112)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谈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115)
若将有限计无涯,自困真同算海沙	

——谈有限与无限的关系	(119)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谈实践出真知	(123)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谈重视实践	(130)
门前雪满无人迹,应是先生出未归	
——谈由此及彼的思维方法	(133)
乌纱略戴心情变,黄阁旋登面目新	
——谈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	(136)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谈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141)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谈时势造英雄	(147)
邪正古来观大节,是非死后有公言	
——谈全面评价历史人物	(151)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谈环境对人的影响	(156)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谈古诗中的情爱秘密	(16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谈人与自然的和谐	(180)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谈理论创新	(185)
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	
——谈中国最早的哲理诗	(190)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谈律诗对偶形式与古诗哲理表达	(195)
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辞	
——谈与哲理诗创作有关的几个问题	(201)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谈古诗的哲学维度	(207)
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	
——谈禅宗的“渐修”和“顿悟”	(213)
诗为禅客添花锦,禅为诗家切玉刀	
——谈禅与古诗的关系	(222)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谈陶渊明诗歌中的哲学思想	(231)
先生非是爱吟诗,为要形容至乐时	
——谈程颢吟诗与寻“孔颜乐处”	(242)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谈朱熹吟诗与表“理”	(254)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谈“鹅湖之会”与为学之方	(265)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谈毛泽东诗词中蕴含的唯物史观	(273)
后记	(279)

导论：用诗美的旋律进行哲学思考

哲学与诗歌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情趣。显然，哲学比其他科学更喜欢抽象，喜欢抽象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思维。这就使得局外人把它看成这样一个领域：它极端神秘，甚至枯燥无味，这里没有形象，没有感情，也就是说艺术借以呼吸的一切全都没有。相反，诗歌是理想的驰骋，是想像和无拘无束的幻想的闪光。一首好诗，可以说是由形象编织而成的，它洋溢着激情，它的特点是没有“纪律”，没有思想上的束缚。然而，哲学与诗歌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遵守相似的法则。这里，我们将从西方的、中国的哲学与诗歌交融的历史以及哲学教学运用哲理诗的实践来加以说明，以求论证用诗美的旋律进行哲学思考命题的成立。

—

诗歌能否蕴涵哲理，以及怎样表现哲理，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西方早在古希腊时代，诗人和哲学家之间就有争论。柏拉图曾把“诗兴”确定作为一种令人焦躁不安的“癫狂”，站在哲学家的立场，从摹仿论出发，认为诗歌所摹仿的都是表面现象，因此不能反映客观的真理，不能达到人类智慧的高峰。他认为哲学才是至高无上的文艺。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诗歌所摹仿的

虽然是现象,但现象与本质是一致的,诗人所摹仿的现象本身就“带有普遍性”,“诗是一切文章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到了中世纪,由于基督教贬低一切感性的东西,所以诗歌和艺术受到谴责,以致文艺复兴以后,为了恢复诗歌和艺术的地位,一些诗人和艺术家,如雪莱、锡德尼、米开朗琪罗等,都大力为诗歌和艺术辩护,力图证明诗歌和艺术的哲理性。到了近代,诗歌的哲理性,不仅普遍得到了承认,而且成为一种时代的趋向。歌德认为诗是成熟的自然,哲学是成熟的理性。他还认为,“想像一发觉向上还有理性,就牢牢地依附着这个最高领导者……它愈和理性相结合就愈高贵。到了极境,就出现了真正的诗,也就是真正的哲学”^①。另一方面,意大利哲学家杨巴蒂斯塔·维柯在《新科学》第2卷《诗性智慧》里阐明的观点也很有代表性:“诗人可以看作人类的感官,哲学家可以看作人类的理智。”“按照诗的本质,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崇高的诗人,又是崇高的哲学家。因为哲学把心灵从感官那里拖开来,而诗的功能却把全副心灵沉浸在感官里。哲学飞腾到普遍性(共相),而诗却必须深深地沉没到个别具体事物(殊相)里去”^②。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第3卷下册中讲到:诗与哲学在反对“把事物看成分散孤立的或只有偶然的和相对的联系,而重视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统一体”方面有类似之处,但他强调二者之间区别是主要的,哲学所用的是凭理性的抽象思维方式,而诗歌所用的是形象显现真理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见,西方关于诗歌与哲学的关系之探讨是有其传统的,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确实存在而明显又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诗与哲学关系的探讨不如西方那样悠久。直到宋代,文艺理论家才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但诗歌创作的哲理化倾向,以及哲学的诗意化问题并不晚于西方。像《诗经》、《论语》、《道德经》、《庄子》,在哲学史上都是思想深邃、

① 骆寒超:《艾青论》第30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② 朱光潜:《维柯的〈新科学〉简介》,载《国外文学》(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期。

影响很大的著作，读之不但朗朗上口，而且发人沉思。屈原的《天问》一气就提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充满了怀疑的思辨。《离骚》在抒发深广的幽愤的同时，处处包含着对人生、理想的思索和探求。其中“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画出了诗人那伟大的探索者的形象。尔后汉魏时期的曹操，无论是他的《短歌行》，还是他的《龟虽寿》，都反映了他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浪漫主义憧憬，其形象也不乏思辨色彩。魏晋时期玄言风兴盛，出现许多玄之又玄的玄言诗，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歌，使理与诗得到成功地融合，“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陶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第五首），“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杂诗》）以及《劝农》；谢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从游京口北固应诏》等都是富有哲理的好诗。

在佛教尤其禅宗大盛的时候，佛僧那种谈话讲究机锋、妙语，有话不直讲，而是用比喻，一来一往，在“捻花微笑中”，让人顿悟禅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在唐代，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深深地渗入了世俗世界，尤其士大夫头脑中，诗人在诗中表禅趣、抒禅理。像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人的诗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一种禅宗的空寂之旨，并寓哲理于生动的山水田园风光之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王维《鸟鸣涧》），“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鹿柴》）等最为著名。李白的诗歌许多也含有深刻的哲理，尤以《日出入行》最为有名。一代诗宗杜甫最负盛名的诗作《北征》、《八哀》等几乎都和议论结下不解之缘。他的《望岳》、《秋野》、《佳人》、《登高》、《前出塞》其六、《江汉》、《缚鸡行》、《戏为六绝句》其一、二、五、六等诗，都因闪耀着哲理的光芒而著称于世。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及《酬乐天咏老见示》、《秋词》，还有白居易的《放言》等，也都是为后人称道的哲理佳作。宋代是中国哲理诗的集大成时代。宋人强调诗中有理趣，何谓理趣？“若夫理趣，则理寓物中，物包理内，物乘理成，理因物显。”^①诗中之理，必与趣结合，有

① 钱钟书：《谈艺录》第275页，香港，香港国光书局，1979。

趣无理,流于平俗;有理无趣,则索然寡味。“近世(指宋代)贵理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主要就诗中没趣而言。“趣”就是“生机”。邵雍等理学家把诗当作明道致用、宣传封建道德说教的工具,使诗枯燥无味,缺乏美的形象。当然,这并不是讲理学家就写不出好诗。理学大家朱熹的《观书有感》、《春日》、《偶题》三首等,就是千古流传的佳作。哲理诗的集大成者苏轼,善于挖掘生活事理,使诗理巧妙融合起来。其中《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琴诗》、《惠崇〈春江晚景〉》等尤为著名。作为政治家、哲学家的王安石,也有许多诗与哲学结合的佳作,如《登飞来峰》、《九井》、《除夕》、《咏史》等。南宋的辛弃疾、陆游,同样是诗国伟大的哲理追求者,像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更是探幽发微之作,多少人从这里领悟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哲机。至元、明、清,以理入诗者仍不绝于世,如赵翼、龚自珍等,都是一代哲理诗人。可以说,中国诗歌创作中的哲理倾向是有其传统的。

哲学与诗,看来差别很大,一个重抽象思维,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三段论手法去表达思想,一个重形象思维,着重用艺术的形象去展开联想。但诗是最为精炼的语言,哲学是高度概括的思想,语言又是表达思想的,精炼与概括自有相通之处,因而二者相得益彰。哲学思想不等于艺术感受,但艺术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受某种哲学思想的影响。诗给人以启迪,哲学给人以方法,哲学给诗以洞察万物的利器,诗给哲学以形象,二者相融产生出真、善、美。王国维在《奏定经学大学文学章程书后》一文中论述诗与哲学的区别与联系时说:“文学中之诗歌一门,尤与哲学有同一之性质,其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之根本问题,不过其解释的方法:一直观的,一思考的;一顿悟的,一合理的耳。”梁宗岱说:“哲学家、宗教家和诗人三者底第一步工作是一致的:沉思,或内在的探讨,虽然探讨对象往往各侧重于真、善或美一方面。”^①郭沫若在《致宗白华》的

① 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中文1版,91页,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一封信中也谈到诗与哲学的联系：“我想诗人与哲学家的共通点是在以宇宙全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只是诗人的利器是纯粹的直观，哲学的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诗人是感情的宠儿，哲学是理智的干家子，诗是‘美’的化身，哲学是‘真’的具体。”^①他还进一步强调：“诗人虽是感情的宠儿，他也有他的理智，也有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从源头上讲，诗与哲学本是一体，都孕育于神话的怀抱。后来，哲学与诗渐渐分离了，但是犹如孪生子一样，它们在精神气质上仍然酷似。诚然，有些诗人与哲学无缘，有些哲学家与诗无缘，然而没有哲学的眼光和深度，一个诗人只能是吟花咏月、顾影自怜的浅薄文人。没有诗的激情和灵性，一个哲学家只能是从事逻辑推理的思维机器。诗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容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②。所以说，哲学与诗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对孪生的姐妹，在人类向自由王国攀登进程中，哲学与诗以其囊括宇宙之博大，探索万物之精微的共同特点而携手前进。

二

如何运用诗与哲学的自然联姻关系，对待诗的哲理表达，这是揭示我们题目的中心问题。我们分析这个问题时，决不应仅仅局限于一种比较具体、落实的哲理诗，更重要的还是运用诗的形象、诗的旋律对天、地、人进行整体性哲学思考的诗。当然，我们无意要求诗人都成为哲学家，或哲学家都成为诗人。哲学与诗的相通，是某种内在的联系，而不是勉强的联姻。我们读马克思的著作时会发现他常运用著名诗句说明深奥的哲理，像但丁的“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卢克莱修的“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席勒的“智者看不见的东西，

① 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中文1版，27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② 朱光潜：《诗论》，中文1版第7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4。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它们像珍珠镶嵌在冠冕上，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出夺目的光彩。人们常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著作晦涩难懂，其实他的被马克思称为黑格尔哲学的“发源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在抽象议论的同时，常伴有诗一般的描述。如他把一种新时代精神的诞生，描述为逐步变化的旧世界“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象”。他论述真理是一个全面的整体时，也赋以形象的比喻：“真理就是所有的参加者都为之酩酊大醉的一席豪饮，而因为每个参加豪饮者离开酒席就立即陷于瓦解。”他坚持具体的同一性，认为同一之中包含着差别与矛盾，而把谢林的抽象同一性的观点比作“夜间观牛”，一团漆黑。黑格尔曾在《小逻辑》中引用德国诗人哈勒尔的诗句，来形象说明有限与无限相包含辩证统一的观点：

我们积累起庞大的数字，
一山又一山，一万又一万，
世界之上，我堆起世界，
时间之上，我加上时间，
当我从可怕的高峰，
仰望着你，
——以眩晕的眼：
所有数的乘方，
再乘以万千遍，
距你的一部分还是很远。

黑格尔反对把有限与无限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无限推向彼岸的形而上学观点，并称这种观点为“恶的无限性”。他认为无限不在有限之外，而在有限之中，这是真的无限性。黑格尔用这种数字上不可到头的无穷积累，以及在无限性面前无能为力的心情，表现“恶的无限性”的观点，用诗的结语表达真的无限性的思想：

我摆脱它们的纠缠，
你就整个儿呈现在我前面。

这样，关于无限性的两种观点的对立，就历历在目，十分清晰了。这种诗化的哲理表达，不但使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更易于被人们理解，而且使人们在阅读他的著作时会增添许多兴趣。当然，西方还有许多诗的哲理表达成功的例子。如，古希腊诗人依努斯的“西沉的永远是这同一个太阳”，揭示了唯物的精髓。罗马诗人贺拉斯的“镌刻的纪念碑胜过黄铜”，揭示了永恒与短暂的辩证性。雪莱的“让预言的号角奏鸣！哦，风啊，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不仅揭示了季节转换的规律，更主要的是给人以生生不息、破立相扣的辩证启示，有人也会领悟出摧毁旧事物或抛弃旧事物的勇气，陡增憧憬未来的信心。歌德的“灰色的理论到处都有，我的朋友，只有生活的绿树四季常青，郁郁葱葱”讲清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列宁曾几次引用这个诗句，并赋以深刻的哲理意蕴。

关于哲理的诗化表达，歌德有句话颇富启发性：“一个诗人需要一切的哲学，但在其作品中则必须把它避开。”诗终究是主情的艺术，即使再深刻的哲理也必须通过诗情的中介表达出来，是抒情的哲理，是诗人的激情和思想撞击后迸射出来的绚丽光芒。情是理的触发点和原动力，情理相生，让真实强烈的诗情和发人深思的哲理交融在一起，从而构成诗的抒情言志。诗可以有明确的结论，但不像思辨一样呈现于诗中，而应巧妙隐匿在诗情的河流中，饱含在形象的血肉中。诗完全是在形象的描写中自然地撒落下缤纷的哲理花雨。诗人可以抽象地把握玄奥的哲理，但如果这种哲理没有在胸中酿成热情，最好避免表现它。从历代诗人的创作中，我们以为要达到诗与哲学成功美妙地结合，必须注意四个基本因素：

首先，把诗哲学化或哲学诗化，使诗与哲学相关联。天下没有绝对孤立的事物，也没有绝对孤立的感情，哲理诗人要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去发现自己所描写的对象，并把这一对象放在广阔的生活潮流与历史背景中加以歌咏。这